

如果說禮樂之教是儒學的重要教法，那麼

就讓世界成為繪本

我們長期所受的教育，讓大家只習慣於用語言思考。利用語言思考，很快就能讓對方掌握自己的意思，但卻會漏掉很多細節。比方說：「我從101坐車到天母。」

說完這句話，而沒有描繪任何畫面，彷彿就已到了目的地了。至於路上經過幾個紅綠燈？路途中有多少樹上長滿了木棉花？以及一路帶著怎樣的心情？完全被忽略了。於是，生活只剩下枯冷的紀錄，就像乘坐橫渡淡水河的渡船，是無所謂岸上風光的。而且，渡船上的心情是全然封閉的，除了盤旋腦中喋喋不休的公務之外，路邊豈有任何的聲音、色彩、笑聲與情意？

難道，人生不能是一次旅遊？一冊繪本？心情能如遊戲般輕鬆？

插畫家桑達克在回憶創作「野獸國」的過程時，談起過一次自己的經歷：

有一天，他看見三個小女生和一位小男孩在他家附近的空地玩魔鬼抓天使的遊戲。小男孩扮鬼，三個小女生裝天使。天使在前面跑，鬼在後面追，跑了一段時間，那個鬼終於抓到了一個天使，但已有點體力不支，不想玩了。沒想到小女生回過頭說：

「我們哪敢是叫你來追我們，但是你不能抓到我們。」

小魔鬼只好無奈地繼續追。

桑達克說好幾個遊戲結束時，他看見那三個小女生是帶著滿足、安祥、愉快的神情離開，儘管那個魔鬼已然是累不堪。

如果我們的人生也能如繪本一般，並不只是靠文字敘述，而是由插畫和文字的組合來共同表達。甚至，有一些圖畫連一個字都沒有，但仍然可以說出完整的故事，因為創作者已經把文字融進圖畫裡了。

如果我們能從語言文字轉換成圖像形式，表面看來，這只是一種思維方式的改變，其實，卻是一種人生態度的改變；

從封閉轉成開放，從自己的狹小心靈殿堂轉變成與大自然息息相關的改變。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可以了解，為什麼孔子這麼重視「詩經」了。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這不就是一幅美麗的畫面！畫面之外，文字極簡，卻洋溢著舒爽的涼風、野鴨的叫聲，以及在每個人心中流動的溫暖的情意。

這是一種深藏在儒學底層深處的智慧。如果說禮樂之教是儒學的重要教法，那麼，就讓大自然的景致，在每個人的心中，興發起開朗流動的喜悅之情，這便是儒學教法之本了。

唯有畫面才能引起感動

以「夢李白」為例

如何寫一首繫念好友的文字？繫念的文字不能是文字！因為任何文字都抵不過畫面，唯有具體的畫面才能活潑喚起讀者的共感。

我們試以「夢李白」下篇為例。

唐代安祿山之亂，唐玄宗避亂避難，太子李亨即位靈武，是為唐肅宗。永王李璣是玄宗第六子，玄宗下詔命李璣鎮守江陵，結果，李璣割據江陵，為譚友作準備。這時李白投李璣行伍。肅宗忌之，殺李璣，李白因從逆被誅，流放夜郎（貴州），生死未卜。



生命當如此輕盈

我欲仁斯仁至矣

如果我們想要知道孔夫子的生命氣象，論語那句「溫良恭儉讓」，應是最好的描述。

談看這五種行為態度，無外就在表現生命的無爭與謙和。相較於平凡人的生命剛強強化，生命謙和代表著一種靈動與易感。也就是說：

他可以隨時用新的方法訴說生命的故事；
他可以用他想要呈現的方式去訴說著自己的故事；
他可以接著自己的感受，知道自己正把注意力放在那裡，於是他可以不斷改變自己的選擇；
他可以用心選擇一個讓自己感受自在的想法。
他的生命是顯得如此的輕盈自在，以至於能毫不費力的選擇，而且每一個選擇可以顯得如此的從容自在。
這就叫做：
「我欲仁斯仁至矣。」

（文接「唯有畫面才能引起感動」）

沒想到第二年春，行至巫山遇赦，回到江陵（註：「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首詩就是李白遇赦所寫的）。杜甫還在北方，只聞李白流放，不知已被赦還，憂思忡忡，久而成夢。

杜甫「夢李白」有上下二篇，上篇寫疑幻疑真的心理，下篇寫李白清晰真切的形象。

對杜甫而言，與其說是夢李白，不如說是在「夢中的真實相遇」。夢中栩栩如生，枯槁倏淡的形象，使得他對李白的境遇，起了深深的同情與慨嘆。

浮雲終日行。（天上的浮雲終日飄盪不定。註：浮雲常有遊子的意象。）

遊子久不至。（遠方的遊子久久不見歸來。註：李白、杜甫相別已四四年。見杜甫而念遊子，是寫詩起興的常例。李白也有一句：浮雲遊子姿，落日故人顏。）

三夜頻夢君。（接連三夜都夢見與你相會。）
情親見君意。（早見你對我多麼情深厚重。註：所幸李白一往情深，魂喚頻頻前來探訪，使詩人得以聊解愁懷。）

「告歸」以下六句選取李白入夢回返前的片刻，描述李白的幻影：

告歸常尚促，（夢中每當我們分手的時候，你的神情總是顯得如此匆促急迫。註：描寫李白的神態。）

苦道來不易。（口中再三喃喃自語著：「來一趟真是好不容易啊！」）註：李白的獨自。

冠蓋多風埃，（T海上風浪迭起，我真是擔心你回去時行的安危。註：杜甫用心牽牽。）

出門橫白首，（看著你攜著白首仰望天空，好像辜負了平生的抱負。註：杜甫見李白白髮，心生悲感。）

寥寥三十字，從各個側面刻劃李白形象，其形可見，其聲可聞，其情可感，枯槁倏淡之狀，如在目前。

夢中李白的幻影，給杜甫的撼動太強太深了，每次醒來總是越思越憤懣，越想越不平，終於發為以下的浩嘆：

冠蓋滿京華，（京城中達官貴人到處都有，獨有你這樣的潦倒憔悴！）

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這還有什麼「天網恢恢」可言，年紀將老卻反受如此牽累。）

千秋萬歲名，（你的英名將千秋萬代流傳，但那已是身後事。無補生前的抱負。）

在這沉重的嘆息中，寄託著對李白的崇高評價和深厚的同情。